



国学典藏版《西厢记》被指300余处错误

出版社回应：下架、致歉、反思、整改



近日，教育博主“一五老师”（网名“一五想得六”）在社交平台连续发

文和视频，称上海古籍出版社“国学典藏”系列所收李保民点校《西厢记》，前言与正文部分出现大量错误。“我只粗略看了一遍，就发现了300多个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错误。”

同时，该博主又指出中华书局出版的《世说新语》也存在编校错误，“短短两本100多页的小册子，至少有30多处错误！”

这位博主连续对两家古籍出版社的纠错引发网友热议。

发现《西厢记》300多个各种错误

12月5日下午，记者联系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在对网上指出的错误进行一一核查，并对该书进行全面的质检。

博主“一五老师”在视频中表示，仅粗略浏览便发现前言约300字段落存在标点、病句、引文、出处注释等疑误12处。而正文问题更为集中，例如，“风流隋何，浪子陆贾”一句多次出现人名被顿号断开；年代表述“元成宗大德(1295-1307)”与实际起年1297年不符，引金圣叹评语亦出现漏、衍、倒字现象。前言与正文部分出现“300多个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错误”。

当天，上海古籍出版社在相关视频下回复：“尊敬的读者您好，我们已关注到您对我社国学典藏版《西厢记》前言诸疑误的批评。这些问题将反馈给编辑部门，予以核实，并对该书作进一步检查。感谢您对我社的关注，您的指正将会帮助我们进步。”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一的图书，其编校质量属合格。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的图书，其编校质量属不合格。”目前，尚无法确认国学典藏版《西厢记》差错率是否超出该阈值。

据公开资料，“国学典藏”是上海古籍出版社自2013年以来推出的一套系列丛书，涵盖经、史、子、集，精选古代典籍，是一套面向现代读者的“准古籍整理”丛书。丛书有两大特点：古书古注、横排简体，既保留了原书精华，又缩短了读者和古代典籍的“遥远”距离。至2025年7月，丛书已出版87个品种。该系列的《西厢记》首版于2016年4月，已累计印刷11次。

记者检索新华一城书集、上海书城福州路店等线上线下渠道，该书目前多数平台显示“无货”或“未采购”。

《世说新语》至少有30多处错误

12月5日，这名博主在继续纠错《西厢记》的同时，又指出了另一本出版物存在编校错误，“我不是针对上海古籍出版社，为避免大家说我偏心，今天先插播一期中华书局。作为古籍领域的‘两巨头’之一，中华书局出现的低级错误一点不比上海古籍少！‘语文课推荐阅读丛书’之《世说新语》，短短两本100多页的小册子，至少有30多处错误！”

博主在视频中指出，中华书局出版的这一版本的《世说新语（中学生版）》存在多处各种各样的差错，比如在讲到《世说新语》里的故事《王子猷雪夜访戴》时，将原文中的“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写作“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又比如原文中的“桓乃发厨后取之，好加理”，在书中写为“桓乃发厨后取之，好加理复”，博主表示无法理解这个“复”字从何而来。

12月6日，中华书局回应并向各经销商发布了下架通知。中华书局表示，经核查，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世说新语（中学生版）》存在编校质量问题。为保障读者权益、维护图书质量，现决定对该书进行下架处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致歉并整改

此前上海古籍出版社回应将对相关图书进行核查并正式公告进行回应。

该博主6日发布视频透露，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多方尝试联系他，“从前天我发出

视频，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五个不同平台给我多次发私信，要求跟我面谈。”

但博主对此并不接受，他认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使用了官方账号私信他，既不说自己是谁，也不说看完视频出版社是什么态度，准备采取什么措施，一味强调想尽快当面听取他的意见，博主对此表示有点害怕，“我根本不敢答应见面，怕他们不是来解决问题。”

对于上海古籍出版社迟迟没有做出正式回应，博主也表达了不满。当前，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在各个渠道下架了“国学典藏”系列《西厢记》，目前在官方销售渠道已搜索不到这本书。

12月7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则关于《西厢记》一书编校质量问题的情况通报：

此前在12月2日晚，有读者在网络平台上对该书提出批评，指出书中存在多处错误。出版社立即启动了图书质量检查程序，并于12月3日通知经销商全面下架该书。12月4日，出版社完成了该书的质检报告，确认确实存在编校质量问题。对此，上海古籍出版社表示深感愧疚，并向广大读者致以诚挚歉意。

12月5日，出版社负责人前往北京联系这位读者，希望当面听取意见和建议，但因读者工作繁忙未能实现面对面交流。出版社负责人通过短信形式反馈了初步处理情况，并对读者提出的批评指正表达了感谢。

随后，在12月6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针对《西厢记》一书中暴露出来的内部管理和质量把关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并研究制定了整改措施。会议强调全社上下需汲取此次教训，重视编校质量，将其视为出版社的生命线。

博主连续纠错引发热议

这位博主连续对两家古籍出版社的纠错引发网友热议，有不少网友支持这位博主纠错，认为出版图书有如此多的错误实在不应该，有损出版社的信誉，为博主较真的态度点赞，也为当前出版社编校质量下降感到担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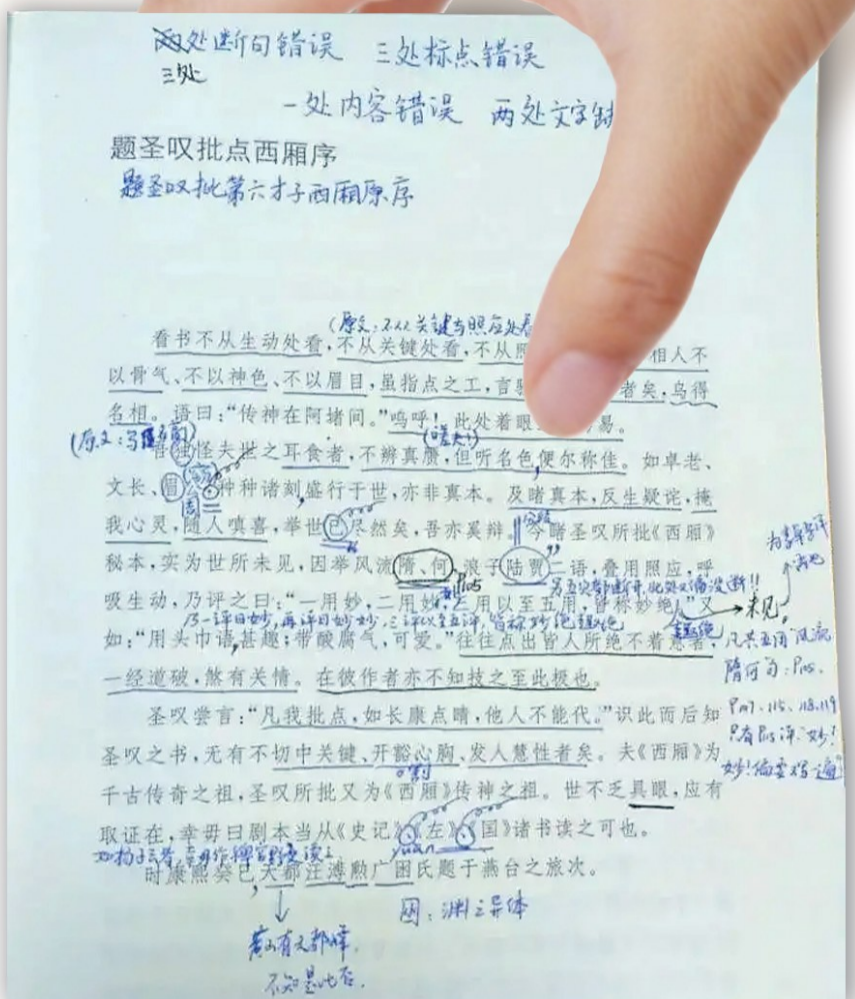
也有网友表示不支持，认为当代学者与古代学人的知识范围存在不对称，古籍整理难度大，不能对编辑过于苛责，并指责部分网友言语过分上升到人身攻击，一味指责难以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

一名图书编辑行业从业者表示，现在出版社对图书质量把控其实还是很严格的，对图书质量不满向出版社投诉、反馈，提出修改意见，出版社都是欢迎的，读者纠错促进图书行业提升质量是好事，但编辑的错误是永远无法彻底地消除的，其个人担心可能会出现部分心怀不轨者专门挑起事端获取流量，放大了编校差错问题和读者对于图书质量的焦虑。

这位博主提出的问题，也引起了业界讨论。曾长期执掌古籍整理项目的《辞海》编委会副主任李伟国认为，古籍整理“高危、易错”，欢迎指摘，但亦提醒“批评与讽刺需有边界”，建议双方理性讨论。

一位不愿具名的老编辑指出，若流程严格执行、编辑人员基本功到位，多数低级差错可避免，“目前需要专业人员核实网上指出的错误。如果确实存在，11次重印仍存同类错误，实属遗憾。”

一位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士直言：“从出版社角度来讲，有问题只能老老实实接受，认真去改正；从读者角度来讲，就事论事，不必上纲上线，充分理解编辑不易，与人为善。”



教育博主标注出《西厢记》序言中的不少错误

锐评

古典普及读物岂容如此粗制滥造

两家古籍出版领域的龙头同时翻车，让人不禁想问：古典普及读物，何时成了错误重灾区？

细观这两起事件，错误之“离谱”令人咋舌。标点符号张冠李戴，病句连篇，断句支离破碎——这些本该在基础编校环节就被彻底消灭的低级错误，竟能一路绿灯出现在读者手中，更令人费解的是，《西厢记》已重印11次，却始终无人发现这些“显眼包”般的纰漏。这哪里是“学问高低”的问题？分明是编校责任心的集体“掉线”。

面对舆论压力，两家出版社迅速启动下架程序，致歉声明也写得诚恳。但事到如今，这些补救措施看上去更像是危机公关的标配动作，却难掩背后的深层问题。类似的低级错误暴露出当前古籍普及出版中，普遍存在“三轻三重”的乱象：轻学术严谨而重市场效益；轻编校质量而重出版速度；轻专业传承而重跟风炒作。当传统文化热潮遇上出版产业化，某些“国学典藏”便成了急功近利的牺牲品，在粗制滥造中迷失了方向。

古籍普及的困境，本质上是文化传承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当经典从象牙塔走向大众书房，如何既保持

学术尊严又兼顾可读性，始终是出版人面临的考题。经典普及从不是简单的翻译或缩写，而是需要以敬畏之心重新诠释文化基因，让传统在当代焕发新生。

面对当下乱象，出版界亟需重建“质量防火墙”。在编校流程上，不妨恢复专家审读制度，邀请一线学者参与终审；在责任追溯上，可试行编校质量终身负责制，让每个环节的参与者都成为“守门人”。更重要的是，要摒弃“古籍普及=降低标准”的误区，真正认识到，经典的价值，正在于其不可替代的学术性和权威性。

文化传承，不是把古董锁在玻璃柜里，而是要让它们在生活中继续生长。这应该是古籍普及的真谛。当我们重印《西厢记》时，不仅要让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流传，更要让王实甫笔下“碧云天，黄花地”的诗意穿越时空。当我们出版《世说新语》时，不仅要记录魏晋名士的雅趣，更要传承那份“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文化精神。唯有如此，古典普及读物才不会沦为粗制滥造的文化次品，真正成为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

综合文汇报、扬子晚报等

譬如写花决不写到泥，非不知花定不可无泥；写酒决不写到壶，非不知酒定不可无壶。盖此理甚明，决不容写人所共晓，不待多说也。故有时亦写红娘者，比如写花却写蝴蝶，写酒却写监史也。蝴蝶实非花，而花必得蝴蝶儿逾妙；监史实非酒，而酒必得监史而逾妙。红娘本非张生、莺莺，而张生、莺莺必得红娘而逾妙。

这里金评明确地要求作家“决不容人写所共晓”的事物不可取，那不是艺术，只是客观生活的现象罗列而已，只有对生活的高度提